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二

書

上建康留守葉侍郎

通

某印之鄙人也生長寒鄉幼嘗有志於學網羅經傳涉獵書記往往能以誦說詞章悅人耳目嗟然謂如是足矣少長而稍聞先生長者之訓知聖賢之學在於求仁格物居敬精義以明吾性分之所固有者耳則憮然以失瞿然以興於是俛焉以求其志不幸而貧賤迫之科舉累之而志始撓弱一行作吏則益不能以純固矣年二十六來爲學官始獲接四方之士而取師友焉職分旣專始獲肆力於學漸習旣久時

有新得明年爲館職始獲盡見中秘書取帝王所以
繼天立極及聖賢明德止善之要研習體察而又即
夫河南諸子所以講學次第以推原尋流而後知夫
天地間有可愛可求者莫不有之而某之生也有年
乃獨懵不知覺方以弱植淺中藐然於利祿之蹊所
得亡幾而所喪自滋日往月流迷不知復則將駸駸
爲小人之歸矣因惟聖人之學十五而志遠三十而
立某今也行年二十有九矣聖人生知安行固未可
以闢放萬一而獨不可知所師慕以爲求端用力之
標準乎於是丐歸田以師立名其所居齋擬求一語
爲謝 侍郎方以道學正宗倡明後進幾有以警誨

之俾得以循是而思所以立焉不勝幸甚

上李參政璧論蜀事丁卯二月二十七日

蜀中一變如此罔然莫知所指或又謂真鴈未可知至巫陽上下則知逆謀已成偽黃榜四出矣會諸公數十舟俱出關遂相約回舟復東而舟中之人皆思西歸一夕潰散不免別募稍火易以小舟後數日始得尾劉總郎諸公皆回荊州狼狽顛踣抵自憐嘆今峴首之圍幾百日而未解京西諸郡蕩然一空荆門亦以焚掠剽屠幾無噍類前日士民逃京之蜀今又逃蜀而還京舳舻往返相望前有寇盜之畏後有僭偽之汙悵悵然未知所以免今逆曦又直指秭歸爲

限蔣帥嘗爲奉行僞令下歸州云蜀王已與大金議和如大金有兵前來本州不得迎敵近又遣祿禧以千人分守瞿唐等處二十三日已交割蔣守其意惟懼王師之不弔惟懼虜兵之不得志日夜念此爲之憤惋亦嘗靜而思之彼雖握重兵得地形而所幸者有必不能久者數事其附虜以叛似僞豫而世受國恩身兼將相寵異踰等乃非豫比方且利吾有狄難臣於北狄欺脅君父或又見虜人與曦之僞詔自去年七月曦遣人至彼已鑄下蜀王之印審爾則包藏逆謀又非一日矣懷詠孤恩以危宗社生靈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一也狼子野心反覆多

詐方時多事且使之暫守四蜀而彼得以併力於淮
漢而其無厭之求難塞之請必繼踵而至傳聞見已
要求重幣拘籍兵數萬一不厭所欲則馳一介之使
廢之移之誅之皆爲所制談笑可以得蜀矣二也自
古僭叛而能得志者多出於人心厭亂思治之餘一
遇豪傑撫定則翕然歸之今 祖宗德澤在人 朝
廷紀綱政令雖間有缺失然上下維持隨即正抹比
者皇儲駢慶之祥又可以推見天意之不我違今一
旦遽取四蜀而臣之夷之人情震憤恨不食其肉必
生內變三也英雄舉事必先得人以爲助今賢士大
夫旣各潔身以去諸將率多遁逃其未去者止是畏

死而貌從紆難以待反止耳所謂屈膝投拜甘受僞命不過暗劣亡恥者曾大氣不若而何可與共事哉四也曦本驕驕習貴不閑將略不識事體不過以父祖故又多些善交結未嘗有尺寸報効而超擢至此本無過人自古英雄舉事豈有北面拜虜奉表稱臣而用其正朔者此又足以推見其無足畏者五也合是數端曦之必不能長可拱而俟然獨爲朝廷憂者虜一滅曦則蜀將淪而爲夷虜不退京西之師則無力可以計蜀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日夜憤泣而搏手無策也爲今日計固不可速之以激其變而亦不可緩之以餽民望須是因人心之憤激方新見聞未

孰及熱圖之則必有倒戈以爲內應者又須重爲之
賞以購之則必有能轉禍爲福者伏計廟筭已有處
分僭越皇恐

上韓太師侂冑論逆曦事

某聞有逆曦之變始而駭中而疑終而信其駭也事
出意表固然以失蓋亦人心之所同其疑則以謂曦
本乳臭子特以父祖故未嘗有橫草尺寸功而位極
武階身兼將相今又以西垂被兵俾之盡護諸將
主上之所禮貌大臣之所割屬父撫戎昭任之不疑
寵異若此而不以此時報國顧萌二心則非人類
也其信也又謂曦之輕蔑王室包藏禍心本非一日

有識之士類能言之乃敢上誤廟筭張空北征而畜
縮自守乘時爲姦自通醜虜以欺脅君父其狀蓋
自去秋以來則又近於可信於是踉蹌返棹自巫山
近境亟回江陸覘知反狀甚悉不覺泫然殞涕恨不
身先士卒膏劍外之草倖此狂逆也而襄安之圍未
退又進迫荆門目前殷遽如此則似未容虛此以應
彼爲宣司計只得量緩急而爲之應且速營襄安之
援其如討叛則旋爲布置以俟 朝廷處分度二郡
之圍解則正興兵討叛之機也今二圍既解而朝
廷處分猶未聞有赫然振厲可以大慰人心者其說
不過曰事當重遲欲速則激事當周密張皇則駭衆

區區愚瞽竊不謂然常人之情驟變則憤激久之則因循況曦之不道本起於易我環六十州豈無捐軀徇國者而包羞含垢遲遲至今未有能即事力於曦以報天子者則亦未必非疑我之力方弊於北事而未暇拯已也故且苟延歲月以需主師耳然聞之道路則曦之爲謀日深又非曩比分遣偏裨以守州郡之要劇者矣漸易諸將之不附已者矣增置百司士之受僞命者日以多矣輕繇薄賦人之沾小惠者日以廣矣小人無知不識利害因循日久或將安焉則今日討叛之舉可斯須緩乎可以易心臨之乎下哀痛之詔洗濯弊事以作人心別逆順之理明其爲

賊以厲士氣亟肆赦宥原脅從之罪而開其自新分遣辯士諭關外諸將以大義而重爲之辭賞傳檄蜀郡乘人心之厭亂而許之以和戎罷兵此等舉措在今日皆當汲汲施置而不可忽其次則莫若乘人心之憤激方新而曦之規模未立揚虛聲於均房之境而亟以重賞誘致祿禧發大軍萬人奪瞿唐循夔子而上號召瀘益綿劍諸郡約田氏兵以爲內應自萬出陸自渝合汧流皆可進兵北去奪劍關以扼於喉奪益昌以據金穀大勢既定人知逆順禍福之較然則三都統之兵亦將倒戈以爲我用雖嘗受僞命者亦將自擇利害若是而曦安所逃乎使曦幸而不授

首於我則不過逃而歸虜耳縱在虜亦不足爲深憂
曦死而虜爲寇我亦固有之患皆可以漸爲之圖而
吾已可拔四蜀於被髮左袵之幾不免矣若掩匿覆
蓋悠悠歲月養禍而缺民望則祇見其害未睹其利
也吳宣威威望著恩信行人樂爲使彭都統雖非素
望然近以拔身汙偽銳然遠來士譽始歸留之在此
亦可使血脉通貫見已部分諸將結約內應止候朝廷
明降處分如前所陳者昨又見移秦世輔遣王太才
此皆甚愜人意去留得宜惟未頒赦令未專責任未
正討賊之名中外顛顛日月以幾太師身佩安危
伏惟力贊 睿斷蚤決大計以投機會以解西南倒

垂之急實宗社生靈之幸某生長於蜀粗知蜀人之心必不俯首下氣以臣於賊其日俟王師之來非若曩時諸公妄揣虜情以誤大舉之比也惟太師亟圖制之

上吳宣撫牘論布估

某昨蒙面詢蜀人賦租之目蜀距天日萬里叫呼不聞未有過而問者而宣撫待制獨慨然及此六十州幸甚且如比年以來兩浙丁錢兩淮租稅及東南諸司州郡凡有申請例蒙蠲放而蜀中賦歛繁重又爲民病者如折帛之害鹽酒之害皆中興以來軍興一切之須名號紛紛未易悉數逾八十年而未得弛焉

請先以布估一事明之自天聖四年密學薛田守蜀
就成都重慶府印彭漢州永康軍產麻去麩先支下
戶本錢每疋三百文約麻熟後輸官應副陝西河東
京東三路綱布是時布價甚賤因以利民故願請者
衆不請者不強也至熙寧間布直漸長民無請者漕
司始增價至四百數入衮折等第科買然亦止是責
納正色民尚樂輸建炎以來大兵久駐蜀口都漕趙
開始改理估錢以濟用度每疋增至二貫自後累經
臣僚奏減則又就除本錢三百每疋爲錢一貫七百
去元買之意愈遠而名愈不正以今日所取之數言
之爲布七十二萬八千八百疋有奇價例不等爲錢

一百二十七萬七千有奇有袞折數二百文科一疋者有袞折七十文亦科一疋者科數既久民力益困年豐穀賤則所收不足以償所輸脫遇凶年饑歲則十室九空徃徃流莩轉徙化爲盜賊只如成都漢中地多沃壤去冬亦不免有嘯聚抄掠之擾則其他磽磽之郡可以推見遂使亂臣賊子得以輕繇薄賦爲固結人心之術愚民無知惟惠之懷甚可畏也及今蜀亂始平正勞來安輯之機不於此時解絃而更張之則將安待雖然此特六州之偏受其害者待制黨有意焉則自餘名色之徧爲六十州之患者當繼此以稟伏乞台照

答虞永康剛簡

齋銘所疑無非切問注釋志學從心一段詞義精審
非有涵泳省察之功不能及此但詳味銘之始末所
謂人之晞聖資蓋鮮矣亦或僅有而言人之能有志
於晞聖此資質絕難得來論乃以人皆可為堯舜凡
人與聖人資性本自一般破之但銘辭元只下一資
字恐未可草草看且資性二字亦不可不別若論性
之本體則性即理也無有不善夫人皆可以為堯舜
故孟子有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所以明人之性
善不以賢且知有餘愚不肖為不足今止言資則別
有說資字雖於經無明證然以字義言之謂之資質

資稟才資大抵只是氣質之類氣質之性却未免有
昏明清濁得氣之清明者爲聖人或昏或濁者凡人
爲人能於此亟加澄治之功而自此充而爲堯舜亦
無不可然則謂之鮮夷亦不妨否來教又以同人之
卦同乎人者同此資也取義又別又有比而同之之
病我材甚良我年孔當捨彼舊轍靡爲物降却方說
三十而立以後事至命以義知即知命也心非外假
即嘿識心通也此以下遂言至於不跲夫孰禦者則
彼其詞意於志學節次亦甚分明但說到立字不甚
痛快誠有如來教之所謂䟽略者至於雖則云然有
言于茲是二非一必也貫之以我晞聖則猶是二以